



小 戏 曲

春 回 绿 水 滨

德 咏

6.537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

封面设计：杨晓岗

春回绿水浜

(小戏曲)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6年6月第1版

197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00·176 定价 0.08 元



春回绿水浜

(小 戏 曲)

德 咏

人 物：

火 妹——绿水浜大队赤脚医生，女，20来岁，共产党员。

满 喜——绿水浜大队分管血防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，男，40多岁。

小 桃——某生产队卫生员，女，18岁，满喜的女儿。

福 根——中农社员，男，50来岁。

〔一九六八年春天。早晨。

〔江南农村某坝口前。坝口两边的堤岸上，分别用碎石镶嵌出“绿水浜”和“新开河”的字样。

〔天幕上，绿水青山，塔影亭立，在微风中摇曳的杨柳、临水盛开的桃花，和沐浴在朝霞中的美丽山村……，组成了一幅绚烂多彩的水乡春光图。远处，闪出一条鲜艳夺目的标语：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！”

〔在热烈的音乐声中，满喜上。〕

满喜 (唱)文化大革命凯歌扬，
彩霞万里放红光。
革委会成立喜讯传，
山山水水齐欢唱。
绿水浜，血防工作搞得好，
春回人间百花香。
新开河，铁臂银锄绘新图，
治水灭螺，打了一个漂亮仗。
今天检查组将来到，
又得要，敲锣打鼓闹洋洋！

(朝台前喊)喂！新开河工地的突击队员们，你们那边全部完工了吗？

〔幕后众声：“满喜叔，全部完工了！”〕

满喜 太好了！我这就找人开坝放水。(又喊)今天县血防检查组要来我们大队，大家准备准备，等他们人一到，马上报喜啊！

〔幕后众声：“好，准备报喜喽！——”〕

〔福根提着一只鱼篓上。〕

满喜 (得意地眺望四周)嗨，春天又回到这绿水浜啦！哈哈，差不多了，差……

福根 (边走边看鱼篓，高兴地自语)差不多了！差不多了！

满喜 福根，你说什么差不多了？

福根 看！（从鱼篓中摸出几条鱼）这不是差不多了？嘿嘿嘿，（旁白）拿到镇上，至少二、三元！……

满喜 (严肃地)人家都在工地上忙,你怎么又抓鱼去了?

福根 嘿嘿嘿,工地上干得差不多了,我抽空抓几条!

满喜 你这老毛病再不改,我得找人给你帮助帮助了!别老围着自己的小日子打算盘,眼光放远点。你看看我们整个绿水浜大队!

(唱)捷报连连传四方,

新开河马上接通绿水浜;

既修水利又灭螺,

农业生产插翅膀,

人强马壮夺丰收,

日子越过越兴旺!

福根 对对,日子越过越兴旺啦!

满喜 你回去拿把铁耙来,把这绿水浜和新开河交界的坝口挖开,到时候好报喜。

福根 开坝放水?!好,我就来!(走几步,略感头晕)

满喜 你怎么啦?病了?

福根 没病。一点头痛脑热的,没关系。

满喜 一会找火妹看看。

福根 火妹?!她懂什么呀,光知道冲啊杀的!

满喜 她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的赤脚医生,你怎么这个态度?

福根 可叫她看病实在不放心啊!这几天,她找我查病查了好几次,怀疑我得了血吸虫病。可昨天晚上,我找王妙手一看……

满喜 王妙手?!上次社员大会上不是宣布过,不准他再看

病了吗？

福 根 不管怎么说，人家王妙手总是治血吸虫病的“妙手”，比火妹强多啦！他一诊断就说：“放心吧，这绿水浜的钉螺都灭光了，你怎么会得血吸虫病？”

满 喜 （正中下怀）这倒也是。你这身体象条大水牛，我看也不象得这个病的样子嘛！好，这开坝放水的任务就交给你啰！

福 根 哎，放心吧！

〔二人分头下。

火 妹 （内唱）一路上，披霞光乘胜前进，
〔火妹肩挎写着“绿水浜合作医疗站”字样的小药箱，神采奕奕地上。

火 妹 （接唱）绿水浜，查钉螺如查敌情。

清队工作势如破竹得胜利，

文化大革命凯歌阵阵响入云，

红旗展，形势好春回大地，

须看到，征途上尚有新的斗争。

据了解，满喜叔他有麻痹思想，

近日来，自满情绪又滋生。

踏晨露，沿浜岸反复查螺，

果然在鱼窝中发现瘟神。

穿柳林，过小桥，向前行……（圆场）

一定要，彻底消灭害人虫！

〔幕后传来小桃喊声：“火妹！火妹！——”

火 妹 小桃！

〔小桃拿着装钉螺的玻璃管上。〕

小桃 火妹！叫你说对了，我在显微镜下一看，这只钉螺壳里沾着的确实不是泥土，好像是放在鱼窝中诱鱼用的豆饼屑！

火妹 诱鱼用的豆饼屑？！（接过玻璃管，沉思地）按正常情况，钉螺爱在靠水的湿土上活动，螺壳里只会沾上泥土，怎么会沾着豆饼屑呢？看来这里面是有问题！小桃，据群众反映，前天王妙手到星火大队去过，我们要查一下，他究竟上那边去干了些什么？

小桃 好，一会儿我就去。对这家伙的活动，我们是得多加注意。

〔幕后满喜喊声：“火妹！火妹！”〕

小桃 看，我爸爸来了！

火妹 正好，我要找他这个分管血防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汇报汇报呢！群众说他在革委会成立后，阶级斗争的观念变得淡薄了，尤其是看不到血防线上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。

小桃 是啊，近来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他就觉得什么都“差不多”了。这回得造造他的反，让他看看，到底是“差不多”，还是“差得多”？

〔满喜手拿喜报兴匆匆地上。〕

满喜 “差得多”？！“差”什么呀？就“差”你们俩啦！检查组马上就要到了，赶快准备报喜吧。看，喜报也写好了！（展开喜报）

小桃 （念）“为了巩固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血防成果，更好地

保护劳动力,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服务,我们治水
灭螺结合搞……”

火 妹 (接念)“……把瘟神送走了!”(看满喜)

满 喜 是啊,“送走了!”

火 妹 这三个字还写得特别大!

满 喜 嘿嘿嘿,报喜报喜,主要就报这三个字嘛!我马上把它糊到报喜牌上去。你们也准备准备,到时候发个言,给人家谈谈经验体会。(边卷喜报边走)

火 妹 (直率地)我不同意这么做。

满 喜 (猛回首)什么,你不同意?!

小 桃 (大声地)你这是吹牛!

满 喜 吹牛?!你看看这新开的河道和绿水浜!

(唱)河浜两岸筑起了灭螺带,
好象那溜滑的银绸闪光彩。
从此瘟神无处藏,
春色烂漫多气派!

小 桃 (唱)上个月,火妹到县城去学习,
我要查螺你劳力不安排,
结果钉螺又回升,
这个教训可得记心怀!

满 喜 (唱)后来火妹一回村,
不是已突击铲土把螺埋,
村里化验作普查,
全是阴性无妨碍!

火 妹 (唱)这几天,福根的症状很奇怪,

我们要，从速查出病根来，
也许是，已经感染得了病，
决不能，麻痹大意把人害！

满 喜 不会的，福根已找王妙手看过了！

火 妹 怎么他去找王妙手了？……满喜叔！

（唱）如今天气回暖百花开，

钉螺孳生繁殖快，

须提防，它在锣鼓声中再害人，

更得警惕有人阴谋搞破坏！

满 喜 （不以为然地）放心吧！我们这里不管是搞血防，还是抓清队工作，早就搞得——差不多了！

小 桃 （调皮地学嘴，与满喜同时）“差不多了”！（对火妹）看看，他又来了吧！（格格发笑）

满 喜 鬼丫头！

火 妹 满喜叔，难怪人家要喊你“差不多主任”了，三句话就离不开“差不多”！

满 喜 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就是差……啊？！（发现又说漏嘴，忙改口）差不离嘛！

小 桃 火妹！你就给他“油盏里摆灯草——挑明”了吧。我到星火大队去了。

火 妹 好。

〔小桃下。

满 喜 哎哎！她到星火大队去干吗？

火 妹 听说那边也发现了螺情。

满 喜 人家的情况和我们不同。

火 妹 不，(取出玻璃管)你看看吧！

满 喜 (接看，一惊)啊?!钉螺！

火 妹 对，钉螺！

满 喜 在哪里查到的？

火 妹 就在我们大队。

满 喜 (又一惊)我们大队?!

火 妹 对，小石桥边灭螺带上的鱼窝中。

满 喜 什么什么？谁在灭螺带上挖鱼窝了？

火 妹 对。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抬头了！

满 喜 真得好好批一批！要叫检查组的同志看到了，这象什么话？得赶快找人填掉！你们总共查到了多少钉螺？

火 妹 查到一只！

满 喜 怎么，一只？

火 妹 你嫌少？

满 喜 (玩笑地)嗯，多了我还想拿它做饭吃呢！(松了口气)哎呀，我还以为查出什么大问题来了呢，原来总共才一只！火妹！

(唱)绿水浜里荡碧波，
查来查去只有一只螺，
还是准备报喜去，
我早说已经差不多，差不多！

火 妹 (唱)眼前虽然是一只螺，
很快就会传病祸，
如果斗争不彻底，

它暗中要把劳力夺。

满喜叔啊，宜将剩勇追穷寇，

我们要，一鼓作气把敌破！

满喜 可这一只，不是已经被捉住——消灭了吗？

火妹 （示玻璃管）你再看看这钉螺！

（唱）为什么，螺壳里面会沾诱饵？

为什么，鱼窝刚挖就有钉螺？

会不会，螺情后面有敌情？

这问题，要追根寻源细琢磨！

满喜 螺情后面有敌情？你想得多远哪！火妹，现在你当赤脚医生了，应该琢磨琢磨怎样防病治病，怎么……？

火妹 （尖锐地提出问题）当了赤脚医生，难道只要埋头琢磨防病治病就行了吗？不，防病治病的知识是要掌握好，可更得学会跟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作长期斗争的本领。不然的话，就当不好赤脚医生，也无法把卫生革命进行到底！

满喜 看看，又象机关枪一样，向我开火了！

火妹 满喜叔，我们要彻底送走这绿水浜自然界的瘟神，必须首先把政治上的“瘟神”送走！

满喜 政治上的“瘟神”？公社卫生院那个叛徒、走资派，不是早就揪出来了？我们大队的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哪一个不被管得牢牢的？还有，那个王妙手，不是也靠边站了吗？他见了我说：“现在血防工作搞得这么好，我可打心眼里服你们了！”……

火妹 他心里真这样想吗？我还准备跟他们这样的人斗一

辈子哩！

满喜（显得不耐烦地）好了好了，现在不是和你辩论的时候，还是赶快准备报喜吧！

火妹（刺刀见红地）不！就凭你这样的思想，也不能报喜！

满喜啊？！我这思想怎么啦！（欲发作，又克制地）火妹，别总是那样，说起话来泼刺刺的不让人！这报不报喜，不是你我两个人的事，它关系到全大队、全公社……。再说，灭螺是公社布置的任务，我们完成得越快越好嘛。我……我已给公社挂电话汇报过了！

火妹可以再去电话，说明情况。

满喜（怒冲冲地）说明情况，什么情况？——一只钉螺？！

火妹反正这个“喜”不能报！

〔幕后喊声：“满喜叔！公社来电话，县血防检查组的代表已经到公社了！”〕

满喜（着急地）什么？代表已经到公社了！我这里……唉，你到底参加不参加报喜，你自己考虑吧！反正这事已经决定了！

〔幕后喊声：“满喜叔！报喜队伍已经集合好了！”〕

满喜（带着情绪，加倍坚决地）锣鼓队，敲起来！敲起来！（下）

火妹满喜叔！满喜叔！

〔幕后锣鼓声喧，火妹心潮翻腾。〕

火妹（唱）听那边，锣声鼓点响不停，

不由我火妹心潮滚。

怎能忘，峥嵘岁月风雷鸣，

医疗站，破除四旧立四新。

为什么，春天刚回绿水浜，

满喜叔，被大好春光蒙住了眼睛？

为什么，王妙手口如蜜糖话语甜，

那钉螺，又怎会落到鱼窝中？

绿水浜啊！你象明镜一面挂山乡，

映照出，昔日苦难的“寡妇村”……

下决心，要为贫下中农除病害，

决不让，悲惨的日子再来临。

凯歌声中要清醒，

永远牢记阶级斗争，阶级斗争！

〔幕后小桃喊声：“火妹！火妹！”跑上。

小桃 火妹！情况查清楚了，前天星火大队发现钉螺后，王妙手就跑到那边去，假装积极地跟着他们一起查钉螺呢！

火妹 （思考地）他为什么要跑到星火大队去查钉螺呢？小桃，你看这情况会不会和我们查到的这只钉螺和鱼窝有联系？

小桃 很可能。马上叫他坦白交待！

火妹 不！情况比较复杂，不能草率行动。老支书正在公社开清队工作会议呢，我这就给他挂个电话汇报一下。

小桃 好。

火妹 福根的第三次大便孵化快做好了，等一会你回医疗站去看看化验结果。

小 桃 哎！

〔火妹下。

〔小桃欲下。福根扛铁耙上。

福 根 (唱)急急走来急急行，

来到坝口猛使劲。(搓手，欲挖土开坝)

小 桃 福根叔！

(唱)开坝问题有争论，

请你暂且停一停。

福 根 停一停，干什么？

小 桃 这小石桥边查出问题了！

福 根 小石桥？！(紧张，忙掩饰)啊？！……什么问题呀，别东扯西缠了，开了坝马上要报喜呢！这是你爸爸的命令！

小 桃 可火妹也给我下命令了，这坝不能开！

福 根 火妹？她懂什么呀，人家对她意见可大呢！

小 桃 什么意见？

福 根 跟你说了也白搭！

小 桃 不！

(唱)火妹是，绿水河畔的迎春花，

贫下中农个个都爱她。

“一月风暴”中，举旗造反燃烈火，

带头向走资派猛冲杀。

搞血防，顶风冒雨不辞苦，

为的是，在水乡勾描大寨画。

学习她，除害立下愚公志，

不送走“瘟神”，决不下战马！

福 根 反正我的任务是开坝！

小 桃 不能开坝！（二人夺铁耙）

福 根 这不开坝，怎么报喜啊！……看，你爸爸来了！

满 喜 （拿着经过装饰的报喜牌上）福根！你怎么还没开坝？人家都快来了！

福 根 主任！小桃她……

小 桃 爸爸！你这是乱发指示！

满 喜 小丫头，懂什么！福根——开！

小 桃 爸爸！真得给你贴张大字报！

满 喜 （怒火直冒）你？！……

福 根 （拉小桃到一边）哎呀，你怎么变得象火妹一样了？你爸爸正在火头上，别再给他煽风了！

小 桃 煽风？我还要给他浇油——点火呢，把他的轻敌麻痹思想好好烧一烧！

满 喜 （怒不可遏地）那你烧吧，烧吧！再烧今天也得报喜！（将报喜牌插在舞台一边）

〔火妹拿着一块木牌上。〕

火 妹 满喜叔！刚才我和老支书通过电话了，他说他一会儿就回来，这报喜的事要我再找你商量商量。

满 喜 找我商量？都什么时候了？还是按原计划进行！福根，开坝！咦？你站着看什么呀？给我！（一把从福根手中夺过铁耙，猛力挖土）

火 妹 满喜叔！（跑到满喜身前阻止挖土）

满 喜 你？！唉……

福 根 火妹！人家主任决定要开，你却硬是不让开，真不知你心里究竟图个啥呵！

小 桃 （针锋相对地）图啥？火妹一心图的是送“瘟神”、保健康，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！哪象你……

福 根 我？！……我怎么啦？我啥也不图。

小 桃 （一针见血地）就图搞资本主义。

福 根 （被触痛要害）什么？！我图资本主义？……主任！火妹！你们也说句公道话，我福根是不是这种人？

火 妹 （严肃地）究竟怎么样，你自己心里最有数。

福 根 （恼羞成怒地）好哇！火妹，你这个赤脚医生，难怪人家要说你呢！……

火 妹 说我什么？

福 根 哼！“整天冲啊杀的，到时候送不走瘟神，药箱还得换别人背！”

火 妹 你这话是听谁说的？

福 根 你就不要管了！（跑下）

小 桃 福根叔！唉！……（下）

满 喜 （余怒未消地）不管怎么说，还得报喜！

火 妹 满喜叔！你辨辨，刚才福根传的话是什么滋味？

满 喜 喔，你也知道什么滋味了？今天要是不报喜，人家议论起来，那滋味还要够你受的呢！

火 妹 依你说，报了喜人家就不会说闲话了？

满 喜 总要好些。

火 妹 满喜叔！这块木牌还得插起来。

〔火妹将一块上写“有螺！——《送瘟神》灭螺队”

字样的木牌，插在另一边，和报喜牌形成强烈对照。

满喜（一怔）啊？！“有螺！”（再看看报喜牌，盛怒地）你……

你这不是存心出我的洋相，跟我唱对台戏嘛！

（唱）我刚插上这“报喜”牌，

你却又插上“有螺”牌，

“报喜”牌，“有螺”牌，

两块牌子面对面来排并排，

检查组马上就要来，

看你众人面前怎交待？

火妹（唱）插上这块“有螺”牌，

为的是把问题亮出来，

上级检查来促进，

继续革命大步迈，

牢记过去受的苦，

长年战斗志不衰！

满喜 唉！火妹啊火妹，你怎么还象当年挂着《送瘟神》战斗队袖章时那个样——那团火，一直烧到现在还没有熄？难怪人家不敢找你看病了。同志！

（唱）文化大革命近三载，

胜利局势已打开，

你当了医生把药箱背，

这红卫兵脾气也得改一改！

火妹 不！

（唱）金色的烈火惹人爱，

红卫兵精神永远放光彩。